



【美】艾勒里·奎恩著  
王敬之译

# 希腊棺材之谜

群众出版社

# 希腊棺材之谜

(美) 艾勒里·奎恩著

王 敬 之 译

群 众 出 版 社

一 九 七 九 年 · 北 京

# THE GREEK COFFIN MYSTERY

A Problem in Deduction  
by  
Ellery Queen

根据纽约Grosset & Dunlap, Publishers,  
New York 1932年版译出

## 希腊棺材之谜

---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12.5印张 265千字  
1979年4月第1版 1979年4月第1次印刷

---

印数000,001—150,000册 定价：0.88元

## 译者的话

“艾勒里·奎恩”是个虚构的人物。它和“福尔摩斯”一样，现已成为英美等国广大读者所熟悉的一个著名侦探的形象。它原是弗雷德累·达奈 (Frederic Dannay) 和曼弗里德·李 (manfred Lee) 的合作笔名。1961年，这两位作者曾以“艾勒里·奎恩”这一笔名共同获得“爱伦坡奖” (这是成立于1945年的美国推理小说家协会所发的年奖，其地位相当于电影界的“奥斯卡奖”)。他们最初在1929年发表《罗马帽子之谜》(Roman Hat Mystery)，紧接着又在1930年出版《法国香粉之谜》(French Powder Mystery)，1931年出版《荷兰鞋子之谜》(Dutch Shoe Mystery)，受到了读者的注意。1932年，《希腊棺材之谜》问世，曾经轰动一时。人们感到，他们的艺术手法以及他们所塑造的侦探形象艾勒里·奎恩，与他们的英国前辈柯南道尔所塑造的福尔摩斯，各有不同的特点，而又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后，他们每年都有一、二部甚至三部新作问世，一直到五十年代末期为止。粗略统计一下，长篇、短篇共有五十多部。在英美侦探小说中，是一个比较有影响的重要流派，其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而且不仅限于英美。

《希腊棺材之谜》是一部推理小说。描述了如何运用演绎法，去侦破一件错综复杂的人命案。小说并不单纯地追求情节的曲折离奇，而是着眼于提倡进行逻辑思维的科学态度。读了之后，可以在思想方法上获得一些启发。同时，从

这一案件的描述中，也映现出资本主义社会中上层人物唯利是图、尔虞我诈的卑鄙本质，他们可以把古代文化遗产中的艺术瑰宝当作庸俗的牟利手段，而利之所在，趋之若鹜，不惜为此干出伤天害理的勾当，甚至移祸栽赃，陷害无辜；在他们之间，什么亲人眷属、同胞骨肉，都可以成为金钱买卖、等价交换的商品。马克思说：“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马克思还说，资产阶级为了追逐利润，“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希腊棺材之谜》所暴露出来的现象种种正是这一些精辟论断的形象化注脚。当然，小说的主旨并不在于暴露那些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相反，小说作者没有掌握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早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这样一个历史发展的伟大真理，不懂得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种种犯罪活动都是这一没落垂死的社会制度的必然产物，也是这一腐朽社会的附骨之疽，却抱着资产阶级私有财产和法律秩序神圣不可侵犯的观点，幻想通过一些“能员干吏”就可以消灭罪恶、维持治安。这是我们在阅读本书时应加以分析和批判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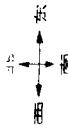
## 主要人物一览表

- 乔治·卡吉士——古董商  
吉尔伯·史洛安——卡吉士收藏品总库的经理  
苔斐娜·史洛安——卡吉士的妹妹  
阿仑·切奈——苔斐娜·史洛安的儿子  
呆米——卡吉士的堂弟  
琼·布莱特——卡吉士的秘书  
詹·弗里兰——卡吉士的巡回代表  
露茜·弗里兰——弗里兰的妻子  
纳奇欧·苏伊查——卡吉士美术陈列馆馆长  
亚尔培·格林肖——获释的囚犯  
沃兹医生——英国籍眼科专家  
迈尔士·伍卓夫——卡吉士的法律事务代理人  
詹姆士·诺克斯——百万富翁、收藏家  
邓肯·富乐司德医生——卡吉士的私人大夫  
苏珊·莫思太太——邻居  
杰绥密·奥德尔——自来水工程承包商  
莉莉·奥德尔——奥德尔的妻子  
约翰·亨利·艾达——牧师  
亨尼威尔——教堂司事  
韦格施——卡吉士的男仆  
西姆丝太太——卡吉士的管家  
佩珀——副检察长  
桑逊——检察长

高乐——检察公署的探员  
塞缪尔·卜劳迪医生——法医助理  
埃门·克鲁——建筑专家  
恩娜·兰玻——笔迹专家  
“磨弥”——指纹专家  
屈加拉——希腊语翻译员  
傅林——探警  
海塞——探警  
姜申——探警  
毕各脱——探警  
哈斯壮——探警  
李德——探警  
汤玛·范雷——探警巡官  
邱纳——奎恩家的小厮  
理查德·奎恩——侦探长  
艾勒里·奎恩——侦探长的儿子

店面

店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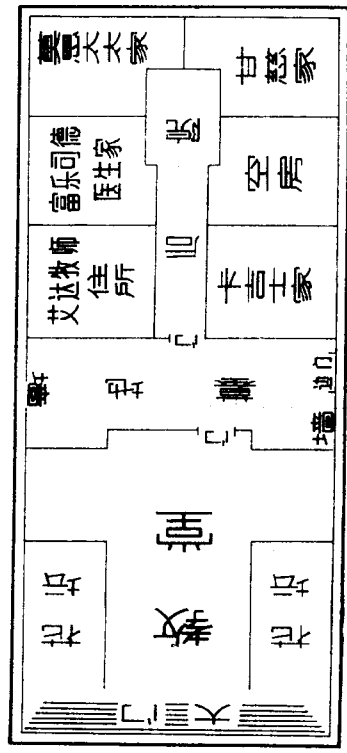


店面

店面

# 第五十五大街

第五大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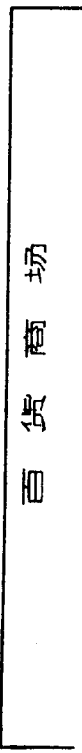
第五大街

店面

店面

# 第五十四大街

店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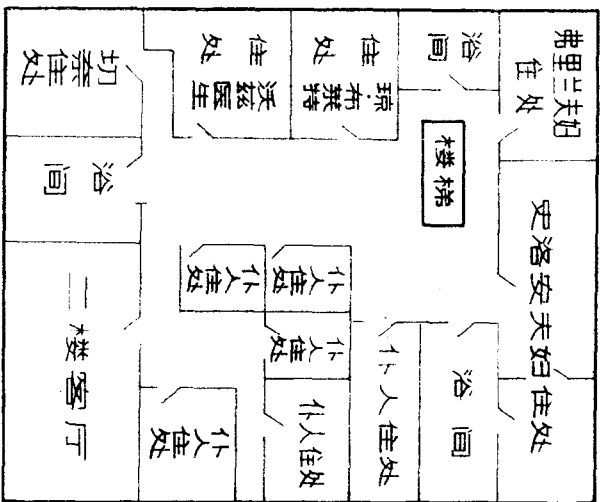
百货商场

店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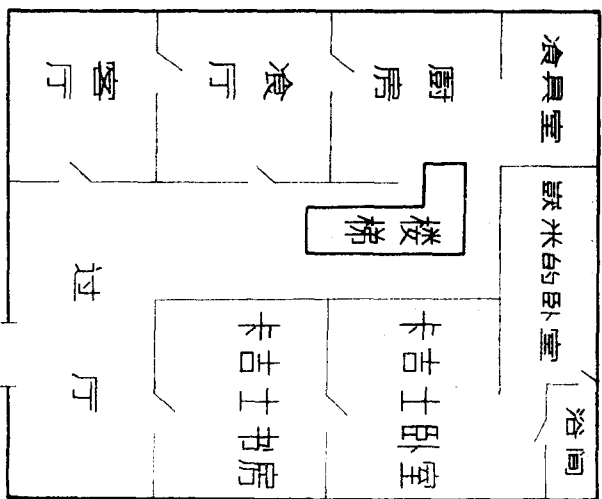


# 卡吉士家示意图

二楼



三楼



屋顶下的阁楼可分成房间

# 目 录

## 第 一 部

一、	坟墓	( 4 )
二、	搜寻	( 7 )
三、	谜	( 13 )
四、	闲话	( 22 )
五、	身后之物	( 32 )
六、	掘墓开棺	( 42 )
七、	证据	( 49 )
八、	被杀?	( 69 )
九、	情况	( 75 )
十、	预兆	( 98 )
十一、	先见之明	( 103 )
十二、	事实	( 109 )
十三、	调查	( 117 )
十四、	注意	( 130 )
十五、	迷宫	( 142 )
十六、	发酵	( 161 )
十七、	瑕疵	( 185 )
十八、	遗嘱	( 200 )
十九、	泄露	( 206 )
二十、	算计	( 226 )

二十一、 日记本……………(236)

## 第 二 部

二十二、 疑无路……………(245)

二十三、 奇谈……………(246)

二十四、 物证……………(270)

二十五、 多此一举……………(278)

二十六、 豁然开朗……………(285)

二十七、 电报往返……………(299)

二十八、 请求……………(307)

二十九、 收获……………(313)

三十、 盘诘……………(327)

三十一、 结局……………(331)

三十二、 艾勒里露头角……………(341)

三十三、 真相大白……………(356)

三十四、 推原论始……………(363)

## 第 一 部

“无论研究科学，研究历史，研究心理学，研究任何学问，凡是透过表面现象进行一番思考的，总能发现事物并非如其外貌所呈。美国杰出的思想家洛威尔<sup>①</sup>说过：‘真知灼见，首先来自多思善疑。’我认为，对于犯罪学的研究，也不外乎此理。”

“人心是可畏的，人心是曲折的。只要稍生偏差——哪怕偏差小得连一切精神病学的现代化仪器也都无法测知——其后果亦不堪设想。谁能说清动机？说清感情的冲动？说清思维的过程？”

“我从事研究难测的人心，已经记不起有多少年了，我对此略有粗浅的体会，我的赠言是：使用你的眼睛，开动上帝赋予你的脑子，可永远不能掉以轻心啊。犯罪行为只有模式，并无逻辑。你的任务就是抓住纷纭现象，理清一头乱发。”

——引自弗洛伦茨·巴赫曼教授1920年  
在慕尼黑大学“应用犯罪学”讲座上的  
闭幕词

---

<sup>①</sup>洛威尔（James Russell Lowell）——十九世纪的美国诗人及文艺批评家，1819—1891。

most attended  
proceedings.

## Georg Khalkis Dead at 67 of Heart Failure

### Internationally Famous Art Dealer and Collector Was Stricken Blind 3 Years Ago

Georg Khalkis, prominent art-dealer, connoisseur and collector of this city, founder of the Khalkis Galleries and one of the last survivors of the old New York Khalkis family, died Saturday morning in the private library of his home of heart failure, at the age of 67.

Death came suddenly, despite the fact that Mr. Khalkis had been confined to his home for several years because of an organic illness which Dr. Duncan Frost, his personal physician, said induced blindness.

He had been a lifelong resident of New York City, and was responsible for bring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some of its most precious art treasures—now in museums, in the collections of his clients or in his own galleries on Fifth Avenue.

He is survived by an only sister, Dolphine, who is the wife of Herbert Slocum, manager of the Khalkis Galleries; by Alan Cheney, Mrs. Cheney's son by a former marriage; and by Demetrios Khalkis, a cousin—all of whom reside in the home of the deceased, 11 E. 54th Street, New York City.

Services and interment, to be held on Tuesday, October 17th, are to be strictly private out of respect for the deceased's own often expressed wish.

## 剪 报

世界名人——乔治·卡吉士

心力衰竭去世 享年六十七岁

经营美术品的巨子 三年前已双目失明

星期六早晨乔治·卡吉士因心力衰竭，殁于私邸的书房内。享年67岁。这位声誉颇隆的美术品收藏家、鉴赏家和经营者，是卡吉士收藏品总库的创办人，并为久居纽约的卡吉士家族的最末一代。

虽然卡吉士先生由于内脏之疾而杜门不出已有数年之久，但是死讯出人意外。据其私人医生邓肯·富乐司德大夫讲，他因内脏疾病引致双目失明。

乔治·卡吉士长住纽约市，历为美国购进了若干无上贵重的艺术珍品——这些珍品现在

有的在博物馆里，有的在他主顾的手里，也有的保存在第五大街他自己的收藏品总库里。

他身后亲人只有一个妹妹苔斐娜，是卡吉士收藏品总库经理吉尔伯·史洛安的夫人；还有一位阿仑·切奈，是史洛安夫人与前夫所生的儿子；还有一位堂兄弟狄米特里欧·卡吉士——上述这几位都寓居纽约市第五十四东大街十一号死者的宅邸中。

兹定于十月五日星期二举行殡仪及下葬。遵照死者生前经常表示的意愿，一切从简，不邀请外人参加。

## 一、坟 墓

卡吉士案件一开始调子就是阴郁的。它以一个老人之死作为引子，这从下文来看极为恰当。这个老人的死亡，就象对位音乐一样，与那接踵而至的葬礼进行曲的错综复杂的韵律丝丝入扣，在那葬礼进行曲中显然缺乏悼亡伤逝的悲哀旋律。管弦乐在曲终高奏出罪恶的强音，这支挽歌在其最末一个不祥的音符消逝以后很久，依然回响于纽约人的耳际。

不消说得，当乔治·卡吉士心力衰竭而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这是一首谋杀交响乐的主题序曲，艾勒里·奎恩更是没有想到。甚至不妨作此推断：艾勒里·奎恩知道乔治·卡吉士之死，是在这个老瞎子遗体以最正常方式安葬于每个人都认为理所当然是其最后安息之地的三天之后，直到那时，这件事才引起了他的注意。

那些报纸最初报道卡吉士死讯之时——艾勒里对报章杂志一向漫不经心，所以并未看到这则讣告——也根本没有理会到死者墓穴的方位大有文章可做。只在老的《纽约方志》上刊载着一篇与此有关的别致的杂记。卡吉士在第五十四东大街十一号的这座渐趋衰败的褐色砂石建筑物，与一个年深月久的教堂是比邻，教堂前门对着第五大街，第五大街与麦迪逊大街之间这片地皮由教堂占去一半，教堂北倚第五十五大街，南临第五十四大街。在卡吉士家与教堂的主体建筑之间，是教堂的墓地，这是本市最古老的私人墓地之一。死者遗体所归葬的，正是这块墓地。卡吉士家族作为这个教堂的教区居民，几乎已有二百年了，他们不受禁止在市中心下葬

的卫生法约束。他们之所以有权安息在第五大街摩天楼的楼影之下，是由于他们历来拥有教堂墓地中的一座地下纳骨所——这种纳骨所不会被过路人所见，因为墓口全都离地面三呎，教堂墓地的草皮上丝毫看不出石碑的痕迹。

葬礼是静悄悄的，没有泪水，不事张扬。尸体上涂抹着防腐香油，套上了夜礼服，盛入一口乌黑光亮的大棺材，安置在卡吉士家一楼客厅的棺架上。丧礼由隔壁教堂的约翰·亨利·艾达牧师主持——值得一提的是，这位艾达牧师的布道演讲以及实际上是一些嬉笑怒骂的文字，总是在大主教教区的报纸上以显著地位刊登出来。没有什么扣人心弦的场面，也没有发生歇斯底里，只有死者的管家西姆丝太太全力以赴地表演过一次很有特色的昏厥。

然而，琼·布莱特后来追述说，总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我们也许可以认为，这是出于女性直觉中的高等性能，医学界人士往往把这种高等性能说成是纯粹的胡闹。不管怎样吧，她板起了脸，用英国式的古怪口吻，描叙当时“气氛中带有紧张”。是谁引起紧张，是哪一个人或者哪一些人应对这紧张负责——如果确实存在着紧张的话——她说不上来，也可能是不愿意说。恰恰相反，一切都似乎很顺理成章，有着恰到好处的亲切而未迸发出来的哀愁。譬如说吧，简单的仪式结束之后，家族成员们以及疏疏落落的在场的朋友和仆从，都列队走过棺材，最后一次瞻仰遗容，而后矜持庄重地各回原位。形容憔悴的苔斐娜哭了，但她哭得雍容华贵——一滴眼泪，轻轻揩拭，一声叹息。那位人人都管他叫呆米的狄米特里欧，直勾勾地呆望着，仿佛是被棺材里他那位堂兄的平淡冷漠的面庞吸引住了。吉尔伯·史洛安拍拍他妻子的胖



手。阿仑·切奈脸色微微发红，双手插在上装的口袋里，怒视着上空。卡吉士美术陈列馆的馆长纳奇欧·苏伊查，一丝不苟的丧礼打扮，无精打采地站在角落里。死者的法律事务代理人伍卓夫，鼻子里唏嘘作响。一切都是那么自然，无懈可击。于是那位名叫史图厄斯的愁眉苦脸而精于业务的殓殮承办人，处理了尸体，手脚麻利地钉好了棺材盖子。除了组织最末一次绕棺一周这件乏味的例行公事外，再也没有什么了。阿仑、呆米、史洛安和苏伊查，排列在棺材两侧，等那陈规旧套的一番折腾平静下来之后，把棺材扛上肩，殓殮承办人史图厄斯全神贯注地照料着，艾达牧师喃喃有辞地祷告一番，然后这一行人稳步走出了住宅。

艾勒里·奎恩后来肯定说，琼·布莱特是一位非常细心的年轻女士。如果她感觉到“气氛中带有紧张”，那末确实是在气氛中带有紧张。然而在哪儿呢——从哪儿来的呢？很难确凿指出——某一个人。也许是来自大胡子的沃兹大夫，他与弗里兰太太排在行列的尽头。也许是来自扛棺材的那几位，或者来自与琼一起跟在他们后面的人。事实上也可能就来自这所住宅的本身，是由于西姆丝太太在自己床上嚎啕大哭，再不就是由于男仆韦格施在死者书房里楞头楞脑地抚摸自己下巴这样一些简单情况而产生的。

这当然并没有给出丧队伍造成障碍。一行人不从前门走上第五十四大街，却从后门走进长长的后院，这个后院被第五十四大街和第五十五大街的六户人家团团围住，成为这六户人家的专用胡同。一行人朝左转，穿过后院右侧的门，就到了墓地。过路的人，以及象苍蝇那样被吸引到第五十四大街上来的瞧热闹的人，可能都有上当之感，其所以选择这条